

海星报



我栽种，阿波罗浇灌
然而，使之成长的
却是天主。格前二·6

创刊70周年庆特辑



1955年创刊 PPS204/02/2013(022922) MCI (P) 029/06/2024 编辑部: 63372465 发行: 63377489 电邮: haisingpao@carlo.org.sg

15岁那年，我开始积极参与圣斯德望堂的歌咏团和圣母军。也在当时接触到了《海星报》，并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和“义工”。我们圣母军团员的工作包括在教堂售卖《海星报》，并在拜访家庭时，把《海星报》分送给没有收到的教友。

读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守礼社的两位前任社长，包括丁树人和董立神父，并接受他们的教诲与熏陶。董神父说过，办报的主要宗旨有两个，用两个英文词汇来表达就是information and formation，也就是提供消息和信仰培育。

那个时代的网际网路等媒体还不是很发达，因此关于梵蒂冈和海外教会，特别是马来西亚教会的动态，就是要依靠本地教会刊物的报导来认识。《海星报》也就负责把消息带给本地的讲华语教友。此外，《海星报》也报导了本地各堂区和教会团体的发展和活动情况，对促进本地教友的交流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培育方面，《海星报》多注重发表生活见证，灵修体验，和教理及神学的稿件。我喜欢阅读教友们所写的见证文章，对他们文中所表达的信、望、爱三德有所触动和深受启发。近年来我们也鼓励教友写一些神学和信理方面的文章，这样就能激发他们多做神学探索，并发表研究心得，与其它教友相互切磋。

当初接触到《海星报》的时候，我也尝试写一些文章，包括报导所参加教会活动的体验和感想，另外也抒发一些对信仰和灵修的心得。进修院之

海星报与我

★ 萧永伦神父（守礼社社长）



萧永伦神父与已故前任社长董立神父

前和在修道期前，我不时有给《海星报》投稿。而在晋铎以后，则受邀定期写稿，我也毅然而然的答应了。对编辑部有了承诺，就固定每个月有纪律的写一篇文章。这些年来，凭自己的牧灵经验，写了不少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文章，希望有助于提升家庭生活。当教友们回馈表示有所助益时，我感谢天主所恩赐的写作能力，能把好的思想与大家分享。

为促进教友对阅读圣经的兴趣，我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写了有关圣经中人、事、物各方面的文章，后来编辑成册，出版了《圣经小典故》和《圣经典故50篇》两本书。前者由台湾闻道出版社发行，后者由守礼社发行。这两年则专门针对圣经中一些困惑难懂的篇章做一些研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给教友解答和讲述这些圣经疑难的问题。我希望帮助教友们多看圣经，

看得懂，也从中受益，并在生活中活出圣言来。

除此之外，我也写了一些讲解教宗文献，天主教教理，圣人佚事，以及灵修的文章。丁树人神父和董立神父过世时，我也各写了一篇追悼他们的文章，表达对他们亦师亦友的情怀。记得当年登在《海星报》有关丁神父的文章，竟被远在吉林丁神父的外甥女德兰修女阅读了。后来她与我联系上，结果我们有机会在罗马一起到了神父的墓地追悼。这也有了我的一个心愿。因为当年他是在罗马开会时去世的，在新加坡的我们没有机会参与他的葬礼。

九十年代后期董神父把负责守礼社，包括出版《海星报》的工作交托给我。我跟随他多年，知道他信任我，就必须任重道远，而毅然接受，并嘱咐《海星报》的编辑们不忘办报初衷。

《海星报》的出版需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跟进。第一次更新的突破就是引入彩色版。开始只印前后两版，后来就全部彩色了。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们趁机实现第二次突破，制作电子版，让年轻的读者更容易接触阅读。然而我们仍旧有颇多的读者，特别是年纪大的，都较喜欢纸版，因此我们继续保留印刷发行。去年守礼社董事会开会时讨论，深感视频和音频等新媒体方式能够更快且更动态的接触读者，于是决定设立“海星频道”，开扩华文福传的新渠道，希望教友们在经济和精神上大力支持。

让我们齐心协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写在海星报欢度古稀之际

★ 谢定仪修女（圣母圣心修女会）

言就没有思想，”文字是语言的一个载体，通过文字可以让人进入说话者的内心世界。《圣经》是上主的话语，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天主对人类说的话。

因此最早使用文字的是上主，圣经是由圣神感动人写出来的，可以说祂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因此上主就是第一位文字工作者。

天主的道是活泼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奥秘与启示性。文字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和宝贵的，如果没有文字记录，就没有今天的《圣经》。

二、文字事工的方向

对于文字事工的方向，也该拥有以下四个方面：

- 1、传道：这是文字事工最终目的，也是最高要求，通过文字传播福音，让更多人认识真神。
- 2、传信：这个是一般文字工作的方向，是把我们所相信的报道出来。
- 3、传闻：把自己听到的报道出来，传给更多人听。
- 4、传舌：这个词是贬义词，是指通过文字搬弄是非，心存诡诈的文字报道。

三、文字事工的准则

谈到文字事工的准则，《路加福音》是一个很棒的记录者。因为他“真正有趣”的做了文字的福传。

真：文字要做到真实可信，传播的是真理，而不是谎言。

正：文字要求有正气、公正，不带着私心偏袒任何人事。

有：文字传达的信心真正有东西，有值得看的亮点。

趣：文字内容要有趣味性，但需要技巧。

《海星报》是马新两国华文天主教报刊中最资深和有影响力的报纸，七十年来坚持其宗旨，成为教友们提升信仰无言的良师益友，传播福音，拯救灵魂的好帮手。回首她曾走过筚路蓝缕的来时路，要感谢天主，也感念前辈们，特别是让我有机会加入文字福传队伍的已故董立和邵中两位神父，在与他们共事的日子，我感受到他们对文字福传的执著、恆心和毅力深刻的影响了我，并在知性和灵性生命上的成长获益匪浅。

七十年对文字辛勤的耕耘，造就了多少人在信仰上的茁壮。处在这多媒体媒介的广泛传播时代，文字福传所面对艰巨挑战，但我希望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莫忘先辈们创立《海星报》的初心，虽然面对大环境的改变，仍尽一切所能，并全心依赖天主的供应与带领，就一定会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施展空间的平台。

最后，我祝愿过去和现在及将来手中持为文字福传效力的伙伴们，你的笔能够成为天主使用的器皿，成为福音兴旺的载体，成为众人的祝福。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文字福传，人人有责。

在教会里，主日讲道、布道会、讲习会及一系列教会活动都是由牧者、传道人和服务人员去完成，这也是教会领人归主造就信徒的重要事工。但唯有文字事工在教会里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既不像一般侍奉人员在教会活动中显山露水、惹人注目，更不像牧者或传道人那样在讲台上口吐连珠，被信徒竖指称赞。应该说，文字事工在教会里就是“一般信徒”，因为有些教会根本就不存在“文字事工”这个名称，甚至文字事工无论在网络还是公众号上事奉主，似乎都与教会无关。所以说，文字事工其实是在默默地为主做工，无言的以文字来传播福音。

今天，我们迈入了一个多媒体时代，但文字依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字是一种奇妙的语言表达方式，谁赐予人类发明文字的智慧？追其根源依然在神那里。天主是第一位使用语言的，用道创造整个宇宙。文字来源古老而神圣，《圣经》的作者天主是第一位文字工作者。

近日，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了中国文字事工的工作者的讲述，他说文字有三大智慧，其中包括文字事工的来源；文字事工的方向、文字事工的原则等。无形中，给以文字作福传侍奉的基督徒点燃了一道新的亮光。在此，我愿与大家共享之：

一、文字事工的起源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一种表达形式，有位基督徒诗人曾说过，“没有语



《海星报》于1955年4月3日创刊，开圣教海外华侨（华人）传教历史之新纪元。今年2025年，《海星报》迈向70年的光华岁月。

《海星报》创刊目的，是为联络华侨信友、传达教宗训令、介绍全世界公教生活，宣扬教义。定名为“海星”，表示依恃圣母的慈佑，因圣母为沧海之星，照耀四海，且为航海之指南。以地理而言，东南亚各地多岛屿，四周皆海，所以人们更需海星照耀；圣母特以她的芳表，引导人们奔向天乡。



谢文端姐妹采访萧永伦神父（档案照片）

情牵海星报逾半世纪

★ 谢文端（海星报主编：2001-2004）

我在十九岁那年领洗。领洗后不久，本堂神父将《海星报》介绍给我。翻开《海星报》阅读时，立刻就喜欢上它，因它的内容充实，丰富多元化。

《海星报》有我渴望的宗教性、信仰方面的文章。有关文章以圣经分享、生活见证及家庭生活为主，教友们如何将圣经渗入在生活中，从而生活起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不但革新自己，也影响了家庭与周遭的人们。

此外，我爱好阅读全球性和本教区的教闻，感到天主教会是普世性、胸怀世界，动态活跃，天主子民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关怀扶持，共同为建设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我可说是《海星报》的忠实读者。

1993年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当年四旬期的主题：“你们到我的葡萄园里去罢！”（玛20:4）。我默想这段福音时，心中十分激动，感慨万端，何德何能？天主真的会召唤我到教会工作吗？

那时候，我还在教书，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并有稳定与不错的收入，但是无可否认的，常常感到压力和不开心，好像已经到了“瓶颈”，也许是“告别”的时刻了。次年，我毅然辞去教职，到《海星报》工作。在我人生的意料之外，竟然从读者成为了编辑。

在日常方面，需要作些调整，学习节省开支，过较简单俭朴的生活。信仰方面，在《海星报》工作，读的写的大都是与教会、信仰

有关的报章书刊等等，接触的对象大多是神父、修女与教友们，所以在待人处事方面，可向他们学习，尤其是他们的奉献牺牲精神，对灵性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启发。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怀念起一位去世多年的教友，她很欣赏我的文章，每当她阅读到一篇我写的佳作时，一定会通过电话，给予赞赏与鼓励，深深感谢她对我写作能力的肯定和支持。

同时又想起一件乌龙事件。

有一次，我在处理“追思”启事时，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把“某某”人先父的遗照贴错了，自己还懵然不知，突然接到一通“怒气冲天”的电话，把我痛斥一顿，才让我醒悟过来。他责问我，怎能对得起他先父的在天之灵，不会付我启事的钱，从今以后不会再在《海星报》刊登启事，我还是感到庆幸，他没有要求赔偿和“告上法庭”。我对他深表歉意。

自此事件后，我痛改前非，改掉粗心大意的习惯，谨慎行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重蹈覆辙。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逾古稀之年。我仍盼望《海星报》的每期出版，阅读它的每篇文章，不断充实信仰生活。

欣逢《海星报》庆祝创刊70周年之际，祝愿《海星报》今后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是祢的葡萄园，求祢派遣工人来吧！

★ 谢文碧（海星报主编：2004-2015）



“你为什么要进来《海星报》？”2004年4月的某一天，当我获悉海星报要征聘主编时，就向董立神父毛遂自荐。这是坐在圣心堂办公桌前的董神父向我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当时我已先后在新加坡及淡马锡理工学院担任资讯科技讲师近20年。由于资讯科技发展迅速，这就要求讲师们与时俱进，不断的学习跟进新知识，还

要尽快准备教材指导学生，好装备他们踏入职场。

多年下来，这份工作实在令我的身心灵感到疲乏，意识到无法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我不是科技发烧友，但认识科技的重要性，愿善用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才能服务教会。

（文转第4版）



(文接第3版—这是祢的葡萄园，求祢派遣工人来吧！)

70周年庆典

一直以来，我不断在追寻天主的旨意、祈祷分辨、愿意做好天主对我的期待。在了解《海星报》的编辑工作后，也得到董神父的接受，2004年7月我正式加入《海星报》。

在此之前，我都有在堂区、圣经协会及教委服务，加上喜欢阅读有关教会的书籍及参加培育课程，关注普世与本地教会的动态，这让我对教会的发展有基本的认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对华文教会及《海星报》还有一个愿景及使命。

当时《海星报》的作业，还是以手工进行：比如用手抄写修正文章，后由印刷馆代为打字，再把打好的文体剪贴排版……等，工作繁杂耗时。

我希望《海星报》能配合时代传播工具的进步和多样化、报刊的作业电脑数码化、采用彩色相片等。由于过去版位及人手的不足，所报导的主要是总教区以华语进行的活动，以英语进行的活动及马来西亚教闻的报导则较少。

我与董立神父分享自己的愿景并讨论其可行性，神父给予完全的支持。

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由于科技（软件、硬件）涵盖的范围广，自己在许多方面的知识也不足。但天主早已作了很好的安排：我当时在教委属下的资讯工作小组服务，认识多位对电脑硬件、华文及排版软件等有经验的教友，有沈梓庆兄弟、陈玉珠姐妹等，经过大家的查询及探讨，终于完成购

置及设立《海星报》的电脑系统。

紧接着就是成立编辑组。这是另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对写作技巧、修改文章的原则等都不十分熟悉。再一次，我看到了天主的眷顾，当时刚退休的华文老师叶丽华姐妹对编辑工作有兴趣。终于《海星报》编辑组成立了，成员包括董立神父（顾问）、谢文碧（主编）、叶丽华及陈玉珠。

海星报的作业自此开始数码化，并自2004年圣诞节的1298期，以彩色的革新版，呈现给读者。



我常对天主说：“这是祢的葡萄园，求祢派遣工人来吧！”而天主确实爱护祂的葡萄园，不断地派遣工人来培植葡萄园。当时在作采访时，由于自己的拍照技术不好，常为了活动相片烦恼。记得有一个早上，何书福兄弟突然出现在《海星报》的办公室，并表达他愿意帮忙《海星报》，给教会服务的心愿。他是一名专业摄影师。

自2006年12月，幸获黄文才兄弟受委为《海星报》在马来西亚的总协调员，处理该区的编务等事

宜。《海星报》得以与西马合作，促进本区域华人教会的沟通与合作。



黄文才兄弟

此外，《海星报》也设立小组将总教区的许多讯息及活动报导翻译成华文，让华文教友更关注并参与本地教会的活动。

于2011年设立五个专栏写作小组：信理、伦理、福传、灵修和礼仪，刊登有关教会专栏的文章，希望在信仰培育及福传上有所贡献。

正如《格林多人前书》所说：在天主的园地里，有栽种的、有浇灌的，各人按照主所指派的而工作。在任期间，除了编辑组的职员外，得到许多关心《海星报》的教友提供活动的报导及相片、生活分享文章、教会专栏文章，帮忙文稿翻译及校对。我衷心感谢他们为《海星报》所作的服务。

祝愿《海星报》在纪念创刊七十年之际，仍秉持创刊的宗旨，针对时代的变迁，配合读者的需要，不断加以改善，以求提供读者更好的服务；希望新的编辑组继续努力，与读者、作者共同发扬《海星报》的使命！

《海星报》自创刊初期，以铅字排版、照片电板、单色黑字和直行繁体字的小型报纸面世，在单色黑字的版面上，偶尔也会增添一些红或蓝单色的标题。后又逐渐改以人工及电动打字，并改以横行简体字出版。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海星报》全面电脑化。

时至今日，《海星报》已从4版增添为每期16版，从单色改为全彩。经历不同时代的演变、印刷、网络科技的发展以及读者群的需求价值，《海星报》仍然屹立不倒，实属天主的恩典。





使之生长的是天主

★ 陈玉珠（海星报编辑：2004-2006）



作者陈玉珠姐妹（后排中）与当年共事的编辑团队（档案照片）

在二年级时，我凭借背诵《要理问答》的经文，顺利通过了神父的面试，与父母和家人一同接受了洗礼。那时年纪还小，对天主教信仰了解不多，但和蔼可亲的吴文豪校长对我和妹妹格外关注，带领我们参加了儿童乐锋会，这也成为我们踏上天主教信仰旅程的重要起点。随着年龄增长，我加入了圣母军，每周的任务之一是通过售卖《海星报》与人接触。在这过程中，圣母军成为了我灵修成长的重要培育团体，而《海星报》则不断地丰富和滋养着我的信仰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参与堂区中文周报的翻译与制作工作。当时的制作流程仍然依赖蜡纸手工抄写和油墨印刷，这种方法既耗时又费力。然而，正是在这样繁琐的过程中，我萌生了用电脑进行中文打字的想法。那时正确安装和使用中文输入法对许多人来说仍是难题，但我却乐此不疲。从学士、小学士、信通到中文之星和汉神等输入法，我都逐一尝试。为了加深对技术的理解，我甚至动手拆解和组装电脑，并自学编程。在这一探索阶段，应郭巧英姐妹的邀请，我义务设计一款用于打印地址标签的数据库软件，专供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守礼社的前身）使用。至此，

打字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在周文璧修女的鼓励下，我首次向《海星报》投稿，撰写了一篇活动报道。从那时起，我以匿名的方式不定期为《海星报》撰写各类活动报道，这也让我在文宣事工中得以更加深入地实践和积累经验。



作者与已故周文璧修女

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我与一群志趣相投的兄弟姐妹们共同服务于华文教委网页“狮城之光”团队。我是电脑科技及多媒体的发烧友，多年的中文电脑教学经验让我得以借助科技传播信仰，这既是一种恩典，也是一项使命和责任。

2004年，时任主编谢文碧姐妹计划全面推动《海星报》的数码化制作流程。在与我及沈梓庆兄弟深入探讨后，我主动提出加入团队。经过多次协调与努力，我们成功完成了《海星报》电脑系统的采购与搭建工作，为报社迈向的现代化

转型奠定了基础。同年圣诞节，第1298期部分彩色版正式与读者见面，标志着《海星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海星报》的任职经历，是我人生中一段珍贵且难以忘怀的时光。享用早餐后，我与团队同事聚集在三楼，以《圣咏集》日课的早祷开启一天的编辑工作。我的职责涵盖多方面，包括内容筛选、广告设计、排版、校对以及新闻稿撰写等。在排版初期，需要特别关注屏幕中RGB色彩与印刷过程中CMYK色彩的差异。为了确保四色印刷效果准确，我经常与猛虎柯式印刷的胡先生沟通，同时参考各种字体打印样本。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最终敲定了标题和正文的字体，并在此基础上对字体的大小、间距、行距以及版面分栏设计进行了合理优化调整。每周一，董立神父都会定期与我们开会，对内容提供指导和建议。这份经历让我得以将信仰融入日常工作，我始终怀着感恩之心，视其为天主赐予我的一份独特恩典。主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成为祢器皿，为祢所用。加入《海星报》团队，是主的带领，我深信“我栽种，阿颇罗浇灌，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格前3:6）

在2006年，当我正计划前往金马伦参加讲习会进行采访时，不料突发眼疾，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不得不中断文字福传的工作。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我依然以义工的身份参与数码媒体相关服务，并继续在福传事业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这一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新兴的新媒体，都致力于构建交流信仰的平台。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将信仰的种子播撒得更广、更远。

值此《海星报》创刊七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海星报》始终秉承创刊的初心，通过报道彰显爱与关怀的力量，为广大读者提供基督信仰信息和生活见证，深化教友基督化生活，共融宣扬福音。

从天降下的任务

★ 方济虎威 (海星报专栏作者)



作者方济虎威(图左)为《海星报》主持一些列教堂建筑的讲座,深获好评!

那时还在职场工作,忽然一日,接到一位《联合早报》编辑的电话,转告其友人黄玫瑰姐妹邀请我参加当夜在圣心堂举行,一位香港神父主讲的教堂建筑讲座。当时我尚未认识玫瑰,却出席了讲座。

那是10年前的事。讲座的确精彩,主讲者罗国辉神父知道听众里面有个建筑师,不但和我互动,讲座后还特地送我一本《梵二礼仪空间手册》……这些都是小小的惊喜,然后,一切如常。

有所不知的是,天主在这个场合已安排了我遇见一位祂将通过她,指派一项任务给我的人——卓蒂娜姐妹。大约在半年后,新加入神学院修读英文部神学课程,再度巧遇蒂娜。在中文部工作的她即将离开神学院,担任《海星报》主编。她知道我多年来是早报专栏作者,问我日后可不可以也为《海星报》写稿,令我一时难以置信。

彼时入教已五年。无论入教前慕道班的课程,与信仰有关的阅读,所参加的弥撒,所事奉的组织,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英文为媒介,因何会从天降下为天主教华文报刊写稿的任务?然而,扪心自问,确曾有“假如能为《海星报》写文章,那该多好”,一闪而过的念头;天主怎可能不知?

蒂娜这样问过而我肯首后,再无



下文。心想这可能是她一时兴起的询问,也不特别在意。直到一天傍晚,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参加了一台平日弥撒后,在停车场再次遇到她。就在这么一个“非正式”的场所,我们竟把一切都谈妥了!就这样,我展开了为《海星报》义务写专栏,每个月供稿一篇,一晃已八年半的奇异旅程。

每当完成一年的任务,一定问主编要不要继续写;只因答案总是“是”,方得以持续,先后写了《玫瑰窗》《绿草场》《赞美颂》《溪水边》四个栏目。一切并不是平坦顺遂。挑战包括开始时完全不熟悉信仰里的中文名词,甚至连一本中文圣经也没有,要到网上参考;写了两年《玫瑰窗》后,面对信德危机,不得不自动停写近半年;疫情期间完全不能出国寻找题材,如何是好……所幸天主既然委派了任务,自会眷顾勇于执行任务的人,纵然祂也会试炼他。

回想:当日罗神父为何“无端端”送《梵二礼仪空间手册》给素昧生平的我呢?原来是为我在写专栏初期,以教堂建筑各部位切入信仰生活的书写,提供中文名词和资料。退休后要学习,可选择的课程太多太多,为何“偏偏”选中神学?原来所获的知识除了引发写作灵感,也使文章内容更加扎实。2019年夏天重游英国国家画廊,为何会“一时兴起”拍摄了大量原画的照片?原来在接接下来的大疫之年,这些正好成为书写基督宗教绘画与乐曲的材料和插图。

为《海星报》撰稿常有喜乐。其中一项是报刊主办一系列教堂建筑讲座,由我讲述,圆了心里的一个梦。另外,在第一场讲座正式认识了特地前往听讲的张思谦神父(今蒙席)。彼时我已是武吉知马堂区教友,他是副本堂。这一认识,不但蒙他赠送中文圣经,日后当我写较敏感题材,例如信仰本土化的程度,多元宗教背景下的传教,他都乐于在我请求下先读文章,并给予精辟的观点,使我能信心满满地发稿。同时,在他的鼓励下,我选出已刊登在《海星报》的相关文章,出版了《一同欣赏教堂建筑》一书,与教友和非教友分享教堂建筑的精彩。



这一切,当初那个让“假如能为《海星报》写文章,那该多好”的念头一闪而过的新领洗教友,如何能想象得到呢?

此际《海星报》欢庆创刊70周年,很高兴能在特辑发表本文,只为全心全意赞颂天主!同时,也祝愿《海星报》团队在守礼社社长萧永伦神父的卓越领导下,继续获得天主满满的恩宠,使一切的耕作,都会变成美好的收成!



海星报与我

★ 陈静芬 (专栏“明灯探讨”作者之一)

我和《海星报》结缘，始于公元1986年12月，情牵《海星报》不知不觉已快40个年头。我给《海星报》投稿的第一篇文章《雨中祝福》，内容叙述教宗保禄二世于1986年11月20日访新，在国家体育场主持弥撒时，下得那场倾盆大雨。那时的体育场是露天的，教宗为在场的教友们担心，但认为这场雨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祝福，这雨是天主为在场的教友重新施洗。

我的第二篇稿件是《跟着信仰走》，内容介绍卡罗加勒度神父写的一部书，书名《星语—沙漠的来信》。当时《海星报》负责总神师董立神父给我的忠告是：“写文章时，传达给读者的信息要明确，文章的内容要有主题和中心思想，要言之有物。”董立神父的指导，提高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和信心，也从这里领悟到编辑和写作者互动的重要性，它可以激励写作者一生效忠于这份报刊。这四十年里，给《海星报》投稿少说也有四十多篇，内容多叙述个人在信仰上的内心世



作者陈静芬姐妹在《海星报》的活动上开心获奖

界、信德上成长的历程、各种各样与主相遇的故事以及永援圣母堂这数十年来活动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字，如今重读，心中感慨万千。

公元2020年，《海星报》在总编辑卓蒂娜姐妹的推动下，成立了专题写作组。我有幸被邀加入了“明灯探讨”组，组长是谢文端姐妹。在“明灯探讨”组里，我这才开始写神学方面，比较专业性的文章。这学习过程是艰辛的。由于我的写作文风偏重情感和个人感受，写学术上的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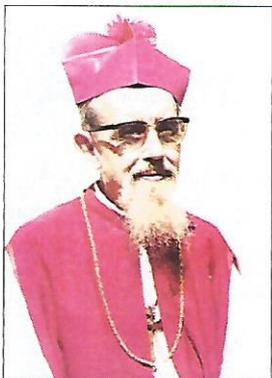
崭新的挑战，幸好在圣神的恩宠鞭策、探讨组各位兄弟姐妹们的互相协助、切磋下，前后完成《圣芳济亚西西与我》、《圣母与教会》、《做个快乐的老人》、《漫谈人的尊严》、《从服饰、饮食和钱财谈神贫》等篇章，这些文章让我感觉自己在写作中进步、成熟。如今我已步入晚年，自觉精力不够，写作方面已进入半休眠状态，这就提醒我要寻找写作接班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千古不渝的哲理。目前我积极鼓励永援圣母堂里有写作能力的教友提笔写文章，我帮忙指导一下，再让他们给《海星报》投稿，希望以中文进行的文字福传，得以继续传承。

我得感谢《海星报》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知识和各方面的资讯，在我为慕道课准备教材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方便，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也让慕道者受益。

《海星报》，谢谢妳。

适逢此70周年大庆，祝愿《海星报》在天主圣三的光照中、秋红姐妹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继续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阿们!



王守礼主教、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海星报

《海星报》、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和王守礼主教关系密不可分!

原任中国西北宁夏教区的王守礼主教 (Most Rev Bishop Carlo M Van Melckebeke, CICM) 由于中国政变，于1952年10月19日被迫离开中国，但他对中国人的一番热情，催动他愿为散居海外各地的华人 (旧称华侨) 继续服务。

罗马教廷传信部于1953年5月31日任命王守礼主教为教廷驻东南亚视察专员，以促进华侨传教工作。王主教受命以后，依照上海中国天主教教

务协进会方式，选在东南亚中心的新加坡，创办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Singapore Catholic Central Bureau 简称SCCB)





海星报之缘

★ 林绍贤 (专栏“明灯探讨”作者) 之一

回 顾小学时候，伴我成长岁月的杂志报刊有《知识报》、“儿童乐园”、《乐峰报》，还有就是《海星报》了。那时候年纪小，说真的对《海星报》里的文章根本没有印象，但《海星报》却吸引着我，因为它不只有填字游戏还有图像填色，呈交了报纸上的游戏表格后，就盼望着下一期报刊得奖名单。还记得曾得了不少奖品，如彩色笔等。

就这样开始了我与《海星报》近半个世纪的缘分！

八十年代，随着董神父去圣心堂，我也开始在那里参加弥撒。当时对海星报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犹记得当年曾经给主编董立神父呈上个人意见书，很意外的竟很快收到他老人家的复函，对神父积极的倾听很是感动。

因为在圣心堂，也认识了在《海



作者林绍贤兄弟 (前排身穿黄衣者)

星报》工作的邵神父。当时邵神父负责区域的宗教新闻，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帮忙邵铎搜寻天亚社及有关天主教会的新闻，并每天一早便将搜索到的新闻打印后传真给神父。那一叠厚厚为传真而打印的纸

张，我保留了多年才因为搬迁办公室而销毁。每当看《海星报》新闻时也常会想起与邵神父“共事”的美好时光。

与董立神父日趋熟悉后，因着他常提醒我们要以文字记录生活点滴并与人分享，我也因此培养起写作的习惯，开始投稿《海星报》。多年后把收集了在《海星报》发表的文章，在五十岁时出版了“奔向知天命”一书。感恩董神父与萧神父的支持，得以让我在生命历程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海星报》不只丰富了我的生命，因为写文章过程中的反思，加深了我的信仰生活。藉着阅读刊载的见证文章，也提升了个人的信仰认知。

《海星报》虽然是平面媒体，但主编们常充满创意的推出各项活动，印象极深的是何若锦老师的弟子规讲座、方济虎威老师的教堂建筑分享等，这种把平面媒介立体化的做法使《海星报》更贴近人心，面对面的交流亦使福传活动更为活泼。

在纪念《海星报》创刊纪念日时，回顾我与海星报之缘，再次感谢海星报的陪伴！

海星报使我培养起对教会的归属感

★ 李淑娟 (专栏“看见天主”作者之一)

《海星报》是陪伴我信仰成长的一份刊物。

我多年来得到《海星报》的滋养，不但让我的灵性生命成长，而且也让我培养起一种对教会的“归属感”。阅读《海星报》时，我可以得知新、马、文莱、古晋的天主教会的信息，我因此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我不会孤单！这些不同教会的信息及照片，把东南亚不同地区的各个教会联系起来，由此而成为一个“圣而公教会”。

我意识到每一个教友都必须认识自己的堂区，关心新加坡教会的发展；也应该认识并关心临近国家的教会，因而实现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



枝。我们身为天主教会的肢体，就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干。我们每一个教友都有责任让教会成长，如葡萄树结实累累。



当时的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介绍在欧亚各地修院学有所成的华人神父们去华侨集中的教区服务，并成立通讯联络部，为与东亚、非、欧、美52国150多位华人神父经常保持通讯联系。

促进社于1955年创办《海星报》，也出版《新铎声》与推售《乐峰报》，并在新加坡成立图书、圣物部（守礼社现址），代售圣物及圣书。创刊初期，海星报的办公处设在纳森路。

促进社历经1996年和2022年的改组，中文名字皆注册为“守礼社”以纪念已故王守礼主教。



回顾

★ 黄玫瑰 (专栏“看见天主”作者之一)



为了庆贺《海星报》创报70周年，我把过去写的手稿整理了一下，才发觉原来我曾经辟过三个栏目，连自己都忘了。我有一个习惯，完稿之后我会写下日期，这给我的回忆有很大帮助。

我曾是只迷途的羔羊，17岁时离开教会，1986年，31岁，才被耶稣寻回。重返教会之后，天主常通过圣经里的话语让我感受到祂的真实性，因为祂知道我要信的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神。“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玛7:7）确实如此！

我爱我家

感谢《海星报》，让我有一个平台分享信仰。我陆续投稿，直到1995年，主编为我开辟了专栏，栏目是“我爱我家”，我在开场白里解释为什么以‘我爱我家’做专栏的名称，“因为家是我得到爱、施予爱、学习爱、教导爱的地方，那里有爱，那里就有天主。”

第一篇稿写于1995年4月，最后一篇完稿于1998年9月。不知不觉，写了3年多，细数一下，总共写了23篇文章。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也忘了原因。

圣言 - 脚前的明灯

第二次辟的专栏，栏目是“圣言 - 脚前的明灯”。我在开场白写道：“十几年来，天主通过圣经跟我说过无数的话。圣言，确实是我脚前的明灯（咏118:105）。人生前面的路有吉有凶，没人可预见，我只能紧紧跟随基督，让圣言照亮脚前，仅仅一步，以确保不会掉落陷阱，不会掉下悬崖。我愿在这专栏，把听到听懂的圣言，与大家分享，分享主赐予的丰富的生命。”

写这专栏的同时，我正在经营胡姬花园。那时的《海星报》是双周刊，我每一期都发表文章。后来，花园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改为每隔一期一篇。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只好停笔。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写于2001年5月，最后一篇完稿于2003年8月，虽然只写了两年多，总共也写了40篇。



圣言伴我行

第三次辟的专栏，栏目是“圣言伴我行”。2006年底，我终于离开了胡姬花园。想想，也应该重新执笔了。第一篇文章完稿于2007年1月。可是，7月，我确诊得乳腺，

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治癌，我只好又停笔。算一算，这个专栏只写了10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恩慈之年”，完稿于2007年11月。

圣言 - 脚前的明灯

第四次重辟专栏，栏目用回“圣言 - 脚前的明灯”，从2013年10月开始写，2015年11月停笔，总共写了28篇文章。

直到2020年起，我才重新执笔，在灵修小组的专栏写文章，算一算也有十几篇。

啊，2025年是禧年，也是恩慈之年。回想从1995年到现在，总共30年，《海星报》给了我发表文章的平台，让我参与文字福传。感谢喜欢我的文章的读者，他们好像是认识我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回馈，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也使我感觉在主内我们真是一家人。我从起初就希望所分享的文章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让读者能体验到圣言“活”起来的喜悦。

写文章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过程有如难产，好不容易才把孩子生下来。写作的灵感，来自于圣神，读者能起共鸣，也是圣神的作为。感谢历届主编对我的包容，因为我总是到了截稿日期，甚至过了截稿日期才交稿。早期，他们还要为我手写的文章打字，直到后来我才学会用电脑书写。感谢《海星报》这30多年来让我发表文章，累计起来数目不小，给我机会重温信仰成长的心路历程。

圣言就是天主，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圣言就是耶稣。人活着不只靠饼，也要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言语。求主重燃我对圣言的爱火，对读者的关怀，行先前所行的事。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星光闪烁70年

★ 黄锦华 (专栏“明灯探讨”作者之一)



作者黄锦华姐妹 (图右)

与《海星报》的缘起

接触《海星报》大约只有二十年，当年参加圣三堂的慕道课程，虽然《海星报》是双周刊，但是慕道团的负责人和陪同员们，每个星期都会分发《海星报》。带着应酬的心态，不好意思总是拒绝传递过来的好意，所以就常常把《海星报》带回家，有时候还会连续带回同样一期的报刊。

我常常把报刊带到办公室，在工作烦闷、思维阻塞、需要冷静休息的时候，就会随手带到楼下的咖啡店，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文章一边发呆，很随意的把阅读文章当成解压的途径，这种没有负担的阅读竟然慢慢的变成习惯，这一种漫不经心的阅读，还对我的信仰旅途起了颇大的正面作用。

从平常的生活中感受天主的临在

二十年前刚来慕道的我，工作压力超大，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眼前的事物，在慕道课中我心不在焉，心中牵挂的是今天还没完成的工作，还有明天需要完成的项目，陪同员的热情与期望，更是我的劳苦重担，让我感到内疚。

我并不关心慕道课的内容，感谢《海星报》，它总是在我最需要沉

静、最渴望摆脱工作纠缠的时刻，默默地陪着我释放疲劳与混乱。我读不下长篇的教理，对已经发生的新闻报导也没有兴趣，但是简短且不需要动脑筋的信仰分享却总能吸引着我。这些见证分享不只帮我脱离烦乱的思维情绪，还能领我深入体会天主的临在。

我从作者敏锐和细腻地分享，觉察到自己对身边细节的忽视与麻木，原来我从未曾拨出时间与空间，好好注视身边的人和事，我对于身边所发生的点点滴滴都视若无睹，把一切的发生都视为理所当然，我惊觉自己正在走在封闭的道路上，逐步失去生命力，枯干的生命在不远的大前方向我招手。

我开始放缓脚步，放下繁忙，尝试温柔对待自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海星报》的分享文章就如时隐时现的闪烁星光，我也开始从平常的生活中发现天主的临在，感受到基督的爱与恩宠，这崭新的感受是我生命的转捩点，我渐渐明白何谓丰盛的生命。

圣三堂教友地分享

当年在慕道团里强力推荐我阅读《海星报》的明霞姐妹，她在领洗时开始阅读《海星报》，也把这二

十多年所读过的《海星报》都收集起来，虽然这些收集占据了几个大橱，有时还遭到家人的责问，虽然现近几年视力衰退，没有能力阅读报章，她还是不舍得丢弃这份曾经在信仰道路上陪伴着她成长的忠实伙伴，她感谢《海星报》工作人员的付出，现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珍惜、守住这份天主给予华文组织团体的恩赐。

圣三堂慕道团团长汤石燕姐妹形容《海星报》是慕道班的“摇篮读物”，它为正在慕道和刚领洗数年内的新教友提供了非常实用的辅助和指导，随着大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手机及科技的便利与流行，她希望《海星报》同仁能够放开胸怀，降低对读者群数目的期望，坦然接受阅读群众越来越少的事实，并且做出适当的改变，吸引年轻一辈的教友，作教友们的指路明灯。

作出改变，天主从不 舍弃自己的百姓

我与《海星报》接触多年，深深了解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酸甜苦辣和无私付出，报章在印刷、排版、文章内容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调整，以应付大时代的挑战。

最近读到大字版的海星报，这会给力不佳的读者带来些许帮助，新开播的海星频道，以新闻播报、视频分享、访谈……等线上节目，也能吸引年青的、不方便/不能阅读的教友及非教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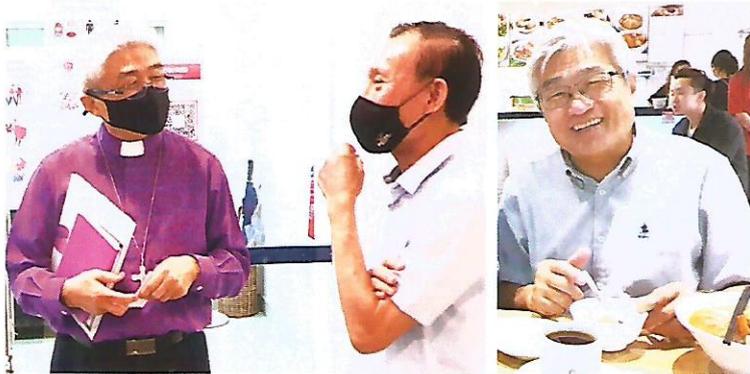
七十年的办报旅程，肯定充满崎岖与险阻，撒满无数先辈们的辛勤血汗，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还可以转！天主会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开掘河流，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为赐给祂拣选的百姓喝（依43:19-20），祂有时会改变我们的方向（箴16:9），祂从不舍弃自己的百姓（希13:5）。

谨此共勉之，阿们！



海星报、守礼社与我

★ 退休牧师张振忠(基督新教卫理卫理公会荣誉会督)



作者张振忠荣誉会督

接触《海星报》起源自1984年至1988年，我在守礼社对面的卫理公会感恩堂，担任该堂的助理牧师。因为一条马路之隔，三两步就可到守礼社看书、找书、买书。每次一进入守礼社大门，就看见最新一期的《海星报》，摆正正在摆放礼品圣饰的玻璃柜上面。没想到我与《海星报》邂逅已有40年之久啊。

其实我们基督新教的牧师以及在神学院受训的神学生，经常会到守礼社购买光启、上智及其他天主教出版社出版的神学书籍、圣经释义、人物传记、教理礼仪丛书，以及定期由台湾辅仁神学院定期出版的《神学论集》等。

最吸引我们的是《海星报》。因为里面常常刊登本国堂区或教区消息或梵蒂冈教廷消息。从蒂娜姐妹接手担任执行编辑，我都是《海星报》的长期定期读者。那些年的《海星报》有了很大的改革，我是每篇文稿、消息、专文报导都看。尤其每一期都刊载了堂区里教友的见证，这些文章与我们读者的世界非常接近，尤其是60岁以上的读者，总是可以从字句行文里像进入时光隧道引我们回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90年代我在东南亚神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进程里，我需要在台湾辅仁神学院作一学年的研究生，这



年轻的张牧师在教会活动中分享(档案照片)

让我有机会踏进天主教高等教育学府，学习罗马礼仪神学。当时自己有幸受教于礼仪学专家胡国祯神父和罗国辉神父，还有幸去旁听神学家圣经学者房志荣神父的课。就此与天主教师长和教友结下微妙难忘的情谊。回到新加坡，时不时会到守礼社看书、购书，尤其当恩师新出版的或刊登在《神学论集》里的专文，见书如见其人，肯定爱不释手非买下不可。因为经常进出守礼社，自然会碰见和蔼可亲的董立神父，他知道我是新教的牧师，非常友善并且不吝赐教从旁提点我那些好书和重要的礼仪资料。

九十年代中我就开始在神学院讲授基督教的崇拜学与礼仪神学。无论是本科生或研究生，每一学期必定安排一个周末约定学生到守礼社看书买书和买《海星报》。守礼社的一位姐妹店长，每次见到我们一堆非教友围在中文神学书架取书看书买书，又以五毛钱买一份《海星报》，就笑着说，就知道你们一定是新教的神学生和教友来我们守

礼社买书，加添了我们书室的热闹气氛，非常欢迎，欢迎你们常来。学生最开心的是守礼社都让这些神学生买书有折扣。当然我知道，这些学生毕业后有不少还是守礼社的常客。

遗憾的是，近二十年来阅读书本、到书局看书买书的风气每况愈下，这不限于中文教会书局，英文教会书局也一样，教友买书读书的兴趣低落。其实，教外的书局也一样面对少人逛书局看书买书的惨淡窘态，本地和国外的中外书局，也像骨牌效应般，一间一间熄灯收盘。

守礼社应是本地天主教中文书籍最丰富的书籍和圣物店，而《海星报》能经营至今而且在数年前已经有纸质版和电子版平行出版，这是难能可贵的。如今科技时代，传统的文字出版印刷，和传统获取知识咨询的方法，在面对科技智能技术的挑战下，也许平面印刷的纸质版阅读方式，将被另一种资讯传递的方法取代，正如古代的皮革、竹筒被纸张取代一样，但是，像《海星报》里的资讯和知识，仍然是每个教友信徒，不可或缺的灵粮。



昔日天主教南洋教务促进社

今日守礼社



《海星报》与我 欢呼《海星报》创刊70周年

★ 黄月光（海星报作者）



《海星报》创刊不久，我就与她结了缘。记忆中，那个时候，我已升上中学，念初中一年级。

自从在小学五年级时，接受了圣方济各小学（后改名公教小学）校长兼级任老师张春隆修士一年的教导，我顿时开了窍。说来神奇，我这个“留级生”经张修士的熏陶，竟成了品学兼优的模范生。转变的迅速，简直是一桩奇迹。

当年，张修士教学严谨，尤其注重学生的华文书写。他经常介绍一些少年读物给我们阅读。也是由张修士的推介，我认识了刚诞生的《海星报》，并开始订阅。

那个时期，我开始热衷于阅读课外书。只要是故事书，总是爱不释手。课外图书阅读多了，也爱上了写作，不时涂涂写写。起初，我所书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选中，张贴在班级的壁报上，因此更激励我对写作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尝试投稿，把文章投寄儿童刊物以及当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古城月报》。每当见到自己书写的文章被刊登在报端，深感兴奋。

升入初中后，对阅读课外书和写作越发热衷。此时也开始投稿《海星报》，那时，几乎每投必登。因此激发我更勤奋书写一些短文投寄，满足了发表欲。后来，甚至还自充小记者，将本身所属堂区的一些重要活动加以报道。

这个时期，我也开始尝试写小说写新诗也写散文。然后，投寄报刊的青少年版、文艺版，甚至也投寄香港的青少年刊物。投给《海星报》的，都是有感而发的短文以及新诗创作。由于本身对圣经一知半解、对天主教教理毫不认识、对教会的了解也有限，眼高手低，根本



作者黄月光兄弟（右一）（档案照片）

写不出任何有见地的文章。充其量也只不过写一些无关痛痒的短文，以满足年轻人的发表欲。

有一个时期，打算每期写一篇短文，在《海星报》开个“专栏”。于是大着胆子，写了个短笺给当年的主编谢华生神父（？），表明此意，厚着脸皮，自我推荐。出乎意料，谢神父回函大表欢迎。可是只写了数期，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搜索枯肠，写不出丁点东西，只好投降作罢。急告谢神父。

谢神父却不以为意，特地来函给予安慰鼓励。谢神父还邮寄了一本本身的创作文集送给我，令当时年轻的我，又惭愧又感动，惊喜莫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教会团体或有关作家的聚会或在一些短文书写时，我天真的建议将《海星报》扩展成为星马汶一份华文传播媒介刊物。我也曾建议将《海星报》改为周报甚或日报。如今想起，深感汗颜。这些建议，简直是天方夜谭。只因那时候年轻气盛，胡言乱语，痴人说梦罢了。

事实上，《海星报》是新加坡天主教教会出版的华文刊物，以新加坡教会新闻为主。数年前，编辑部划出数个版位，专供大马教会刊登

各地重要新闻及文章。这是编辑部的一大改进与突破，可喜可贺。其时，承蒙大马版负责人黄文才的邀约，我开始以“静华”笔名，陆续提供了一些短文，作为《海星报》的补白。这些拉杂的小品文与随笔之类的拙文，毫无见地。只是聊表支持《海星报》——我从小就与之结缘的报刊，也表示支持教会的文字福传。



随着时势的发展，如今，《海星报》已由当初的半月刊改为月刊。同时也由于科技的崛起，网络世代的到来，增设了电子版。今年，《海星报》已届70大寿，主编要我发表感触，书写我与她的“邂逅”。我只有说一说我们的初遇及后来发展的点点滴滴，拉杂书写，表达我诚心的祝贺。

办报的艰辛，非外人所能体会。甚至曾经有人说“想让一个人破产，就劝他去办报。”由此可想而知，要办一份报刊，并坚持初心，一以贯之，谈何容易。尤其是在科技崛起，互联网盛行的世代，传统报刊，面临挑战更形严峻。《海星报》能坚持70年，在风雨飘摇中奋勇前进，的确是个异数。期望《海星报》持续创报初衷，不停歇努力经营，为我教会的文字福传继续作出贡献。

祝愿《海星报》万古常青！



七十年的风华

即使风浪大作，仍稳稳地前进

★ 林其坤

中学时期，我就开始阅读《海星报》，现今我已年届80，算起来已经有一甲子的时日了。

我爱读《海星报》，念书时常给《海星报》报导圣德肋撒堂堂区活动资讯及投寄文章。

我第一次参加《海星报》的征文比赛获得第一名，非常敬爱圣母的圣母昆仲会的彭静修修士，从新加坡来到马六甲修士楼时特地找我，他赠送我一串玫瑰念珠及他撰写的两本小书，给予我很多的鼓励。

为庆祝圣经主日，2001年5月间《海星报》主办的征文比赛，偈作“玫瑰经与我”荣获冠军而被邀请前往新加坡领奖，让我有机会与《海星报》主编董立神父见面，董立神父亲自颁奖给我。自此之后，董立神父和我时有联系，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位气度耿直朴实的董立神父在2007年6月29日欢庆晋铎50周年金庆之际，邀请我和内人参与盛宴，我夫妇俩兴奋地专程赴宴。

一路来阅读教会书刊的圣德肋撒堂教友不是很多，当时有一位教友萧人兄弟每个星期日都在教堂门口落力介绍《海星报》，那时，《海星报》每两周出版一次，但萧人兄弟惟恐有漏网之鱼，每个星期日同样地在教堂门口兜售，甚至骑着摩多车到一些教友家庭拜访售卖。

我阅读多种书刊，单是刊物就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学生周报》、《公教报》、《桥梁》、《善导报》及《恒毅双



作者林其坤兄弟（前排左二）摄于海星报周年庆

月刊》，当然少不了《海星报》，父母亲每天给我上学的微薄零用钱，我尽量设法节省起来，积少成多以满足我购书阅读的欲望。

《海星报》的教闻，信仰生活，生活见证及读经等诸多版位，内容丰富多采，大大地扩充及充实了我信仰生活及人生的视野。

2019年爆发的一场新冠疫情，打击了许多行业，职场停工的停工，关闭的关闭，人民尽量减少外出，作息深受影响；教会的平日弥撒与主日弥撒只能在网站参与，近

乎两年的疫情，摧毁了许多行业，也催生了一些新行业，社会秩序逐渐有了新的生活轨道。

《海星报》经历了种种的考验和试炼，自1955年创刊以来从未间断地出版，它有着妥善的行政与行销，及人手传承的同时，也有天主圣神的光照及圣母有如海星般的导引护佑，让《海星报》不屈不挠地前进，如今欢庆70周年创刊纪念，的确可喜可贺！

董立神父在新加坡期间，提升了《海星报》的质量和扩大了读者群，读者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优越的表现，深受历任主教的尊敬与器重；董立神父已在3年前蒙主宠召，安息主怀。

因《海星报》而认识的谢文端和叶丽华两位姐妹，还有萧人兄弟，不知近况如何？愿你/妳们都平安喜乐！主恩满盈！



1955年—1969年

《海星报》做为各地华侨教会通讯联络之用，每期免费邮赠各地，数量相当可观，内容除了文章以外，也颇多各地教闻及活动相片，图文并茂，因此业绩蒸蒸日上。

本报首任主编是耶稣会士沈载祺神父（下图左1），他受王守礼主教邀请，来新策划筹办海星报的出刊。1957年沈神父赴台辅大任教，便由当时负责教义函授部的李之义神父（下图左2）接任。

1963年，东南亚的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因政治因素而进行排华政策，严禁华文书报输入，造成海星报销路大减，而且每况愈下。

1965年，李神父赴美深造，方济会士谢华生神父（下图左3）受邀为海星报主编。1969年谢神父赴香港调任校长，玛利亚方济传教修女会严璆修女代主编数月。





《海星报》 让我栖息枝头的芥子树

★ 张立德 (海星报专栏作者)

小时候，父亲会从教堂带回2份“教会报纸”，一份是《爱之光》，另一份就是《海星报》了。对于信仰一知半解的我，对于这两份刊物的兴趣缺缺，每次随便翻翻，总觉得很闷。阅读是我从小兴趣，读最多的是《少年乐园》、《老夫子》、《小叮当》等漫画和故事。教会刊物不就是在说教，小孩子哪里会有耐心看？

后来，父亲突然觉得我总是在虚度闲暇的课外时间，有一天晚上，很严肃的拿了《海星报》，要我朗读其中一篇文章给他听。我记得很清楚，当晚，父亲和母亲如常在整理要销售的鸡蛋，一面听我朗读，而我的朗读有一搭没一搭的，惹得父亲很不高兴。那晚之后，就不再叫我朗读了。我其实在学校天天都在华文课被老师点名朗读课文，我也是学校三语讲故事和演讲比赛的常客，我很享受这段上学时光。可是，朗读《海星报》的文章，而且是对着父母朗读，却是一大苦差，很是抗拒。

坦白说，我来自小地方，除了家里订阅的主流中文报，从学校买的学生刊物，能够获取的刊物选择不多，所以但凡是读物，我都会拿来翻一翻，囫圇吞枣，什么养分都吸收，《海星报》并没有完全被我忽视。

我从小每个主日天必会跟父母去望弥撒，在中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负责讲道的教友长辈是引述《海星报》的内容！（昔加末圣堂的本堂神父不谙中文，在华文弥撒另有安排教友以华语讲道。）这表示我是有在读《海星报》上每期2



则的主日讲道。只是读了却不明白，但听到教友引述，还是有印象的。很可惜，即使读和听了后，我的灵修知识还是没有太大长进。

真正开始认真阅读信仰文章，并且开始有所领悟，已经差不多要读高中了。因为那时候开始活跃于教堂的青年团，时常到处去参加生活营，渐渐会去吸收更多的相关资讯。

当然，那时候我并不了解何谓“文字福传”。对于大众传播的理念也是一知半解。我真正认识到文字福传的力量，是参加了第一届马新四教区青年大集会。会上有安排多个工作坊，对于写作有着极高热忱的我，毫不犹豫就选择加入文字福传工作坊。

我是极少数选择文字工作坊的营员，当时真的就只有几个人参加，大多数是前辈，我是唯一的年轻人！可想而知，年轻人对于文字福传的热忱能有多高？那时，工作坊具体谈了什么，内容当然已经不记得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场的前辈，很是激动，看到我这唯一的年轻面孔。他们大概在想，幸

好，还有年轻人热衷于写作。我没忘记《海星报》可是我的文字启蒙之一。

真正促使我完全投入于文字福传，是甲柔教区《桥梁》主编黄文才的提携。是文才兄带我进入文字福传的领域。是他提供了我机会和园地。在《桥梁》写稿。一写就是约30年过去了。再后来，文才兄开始负责《海星报》马来西亚版，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位专栏作者。这个栏目至少也有20年了。

可以这么说，我自懂得阅读、写作、投稿，直到以写作为职业，一路走来，《海星报》的确是那棵让我栖息枝头的其中一棵芥子树。更不忘感激文才兄在文字福传的路上都携我同行。

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年我有机会随董立神父到砂拉越和沙巴多个教区的教堂，与当地文字福传团队交流。在东马，《海星报》是有巨大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教会刊物，我们所到之处，教友们都很踊跃出席与董立神父及随行的我们交流，当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文字福传）的心不是正火热”吗？

随着网络发达，传统报章书刊开始转战电子化或者网络化，不单纯以纸张印刷方式发行，文字福传也一样，当实体刊物不再受欢迎，教会刊物也必须以电子版的形式，通过数码方式接触读者（教友）。无论传播方式如何改变，我们火热的心不能冷却！

平台虽然改变，只要通过文字传扬福音的使命仍在，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让“薪火”传承下去。《海星报》70年一路走来，一直都是教友灵修知识，信仰传播的尖兵，这份坚持必须延续至更多个70年。



我与《海星报》的邂逅

★ 麦可佐恩 (新闻报道)



使命与传承： 《海星报》提供的写作平台

步入中年，生活愈加繁忙，但《海星报》依然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一份新闻刊物，更是一位良师益友，时刻提醒我：信仰不仅是个人的修行，更是一种行动的召唤。曾经，我是个单纯的阅读者，如今，我也成为了信仰的分享者。透过文字，我尝试将教会的讯息、见证与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信仰之光照亮更远的地方。

从阅读者到写作者

起初，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撰稿人。记得当时，我注意到《海星报》似乎从未报道过本堂——耶稣圣名堂的任何讯息，心中不禁萌生一个念头：我能否用文字福传，为本堂留下记录？然而，随即而来的却是内心的胆怯与自我怀疑。我既没有写作经验，也担心自己的文笔不够好，何况这是一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全国发行的刊物，我的文字能否经得起检验？

但天主自有祂的安排。2010年圣诞节，本堂的马棚布置得格外漂亮，充满创意，让我深受感动。我鼓起勇气尝试写下一篇介绍文章，并战战兢兢地投给《海星报》。当文章被刊登的那一刻，我的喜悦难以言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文转第16版）

《海星报》迎来创刊7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回首往昔，我与这份报纸的缘分，始于童年，也伴随我走过信仰旅途的每一个阶段。

初次相遇：信仰之窗的开启

小时候，我对《海星报》并没有太多认识，每次都是母亲买回家后翻阅。我虽不懂得真正去读，但那一页页承载信仰的文字，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信仰世界的窗口。依稀记得，当时报纸上好像有儿童版，其中包含填颜色的游戏和圣经故事，悄悄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而随着岁月流转，版面上的教会讯息、感人至深的信仰见证，逐渐吸引了我的目光，在不知不觉间，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等待时机，让它萌芽、生长。

伴随成长：信仰的滋养与深化

随着年岁的增长，尽管青少年时期的我对阅读兴趣不大，但《海星报》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它不仅记录着教会的重大活动、各堂区的新闻，还提供了丰富的信仰教育，让我在众多主题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最常阅读的，莫过于世界各地教会的动态、圣人事迹，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实践。

渐渐地，我对这些文章产生了更深的兴趣，甚至开始收集自己喜欢的简报。然而，命运使然，因两次搬迁，大部分收藏都不幸遗失，如今仅存大约40年前洪澄江神父撰写的9篇《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文章。尽管如此，这些文字依然承载着我的信仰回忆，成为我心灵旅途中珍贵的印记。



1955年—1969年

本报初办时期，李益德先生曾在沈神父、李神父、谢神父及严修女任主编的时期，协助编辑工作。

发行方面，1956年8月初，丁树人神父应王守礼主教的聘请，由印尼前来新加坡协助促进社的经营与发展，并兼海星报发行部事宜，直至八十年代。

丁神父与南洋教务促进社职员





(文接第15版—我与《海星报》的邂逅)

坚持与成长

尽管初次投稿获得了肯定，我的信心依旧摇摆不定。每次按下“发送”键，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一个画面：编辑看着我的稿件，摇头叹息，心想——“这位麦可佐思的文笔真是太差了。”这种自我怀疑让我一度想要放弃。然而，信仰让我学会坚持，我告诉自己：即使文笔不完美，只要能传递信息，便值得继续努力。

于是，我一篇又一篇地写，反复修改，甚至为了一篇800字的文章耗费七八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文章慢慢累积起来，而写作也从挑战变成了一种使命。

面对编辑的忐忑心情

2018年，我受邀参加在马六甲举办的“文字福传交流会”。得知负责《海星报》马来西亚版的编辑黄文才先生也会出席，我的心情顿时变得复杂——多年来，我一直默

默投稿给他，从未真正面对面交流。这次见面，究竟会是鼓励，还是我最害怕的批评？

会议当天，抵达会场后，我终于见到了黄先生。他的语气轻松而亲切，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种严厉挑剔的老师模样，反而让我瞬间放下了紧张。他认可了我的坚持，并鼓励我继续书写。这番话成为我写作路上最重要的支持，让我更加坚定地前行。

受宠若惊的肯定

多年后的2023年，我万万没想到，《海星报》9月份的封面和封底竟然刊登了我的文章！这对我来说，是《海星报》给予的最大肯定。我不敢称之为荣耀，但内心确实感到受宠若惊，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回首这段旅程，从最初的胆怯，到如今的坚持与收获，我深深体会到——文字福传不仅是一个人的努力，更是天主的带领。

今天，我依然写作，不为自己，而是为信仰、为教会、为更多渴望认识天主的人。我希望，这份热忱能够继续传承，让更多人透过文字，感受到信仰的美好与力量。

传承与祝福

回顾这一路，《海星报》不仅是信仰的见证者，更是福传使命的承载者。它给予了我勇气，让我从读者成长为书写者，也让我深信这份刊物能继续影响年轻一代，让更多人透过它汲取信仰养分。

如今，《海星报》已走过70载，成为无数华人天主教徒的精神纽带。愿它继续传承福音使命，照亮更多人的心灵，让信仰的种子在世代相传中开花结果。愿天主降福这份珍贵的刊物，使它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成为信徒与教会的重要桥梁。

1969年—2000年：马新文主教团接管

1969年11月，因时势所趋，王守礼主教将《海星报》正式移交马新文主教团接管办理，在会议中主教们表示：《海星报》在三个月内如果未能达到会议预订的发行数目，将要考虑停刊。消息传来，令人惊叹，马上引起马新华文教友的热烈反应。

当时，全体华文教友团结一致，从编者、作者、读者，都全力支持推销《海星报》，一番努力后，发行数目猛进，每期将近三千份。《海星报》终于突破难关。

1970年1月马新文主教团正式委任董立神父为《海星报》主编。



《海星报》在董立神父的领导下，从1970年至2000年依旧以双周刊定期出版。八十年代后期，编辑组增加了人手，先后计有杜世昌神父、邵中神父、孟庆明修女、潘美玲修女、谢宝仪修女、徐慧娴、谢文端、卓蒂娜等。在《海星报》服务多年的谢文端于2001年接过主编的重担至2004年10月。





天主，祢的仆人在这里！

★ 林秋红（海星报现任主编：2025—）

《海星报》创刊至今已走过70年，这是一段不容易的旅程。我虽是新加入的主编，但深知这份报刊承载着多少前辈的心血与教友的期盼。如今，我有幸接棒，深感责任重大，也鞭策自己要与大家合作，尽力把《海星报》办好。

在接受这份工作前，其实是伴随着许多不安与挣扎。放弃了高薪、稳定的工作，提前退休，走出舒适区，我真的做出正确的选择吗？同事们对我的决定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理解也替我惋惜。毕竟，除了金钱考量，还有那份对教学的热忱。至今，每当路过武吉知马的大马路，我仍会不自觉地瞥向车站，看看学生们是否遵守纪律；我也会想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不知他们还好吗？

虽然我已领洗24年，除了每个主日与先生一同参与弥撒，并在神学院修课外，我与天主的接触仍算不上深厚。然而，担任主编后，我再也不能被动，我不仅要审查资料，确保刊载内容的准确性，也必须理解所采访的活动，让未能亲身参与的教友也能透过文字感受到临场的恩典。有时，神父的讲道深奥难懂，我便投入大量时间查阅资料，完稿后再请神父审阅、确认内容。对此，我深感庆幸，因为神父们都非常给力，总是不厌其烦地帮



我审稿、解答疑惑。

然而，最让我头疼的，莫过于撰写英文报导。由于我的英文是“有限公司”，我必须付出双倍努力——不仅要精准记录，还要在翻译时兼顾原意与中文表达的美感，避免歪曲或欧化句式。

记得有一次，我采访合一祈祷聚会，起初对其历史背景不甚了解，更无法清楚梳理各基督教派的渊源，偏偏那天，神父的外国口音，让我听得似懂非懂。幸好，若瑟神父非常耐心，会后不但详细解释他的讲道，还特地将讲稿电邮给我。我深感感激，也提醒自己，必须不断提升英语能力。这篇报导最终顺利刊登，不仅得到了若瑟神父的协助，还经由张思谦蒙席审阅，并为报导修订补充背景资料。此外，Catholic News 的同仁也慷

慨分享了他们在未出版前的相关报导，让我得以更完整地呈现整个活动报导。

而在排版方面，我也不甚熟悉。我利用了政府津贴的未来技能发展基金去上有关的排版课，虽明白基础操作，但离专业排版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仍需要向同事德辉多多学习。

在21世纪，科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而我最常借助的便是 ChatGPT。它不仅帮助我整理资料，也在我迷茫时给予支持。有一次，我向它提问：“你如何看待在编辑工作中使用AI？”它的回答令我释怀：“使用AI本身并无问题，关键在于是否透明、负责任地运用……AI只是工具，最终责任仍由使用者承担。”

这让我更有信心地善用科技，为《海星报》增添助力。但我也深知，这份报刊日后的成长，绝非一人或二人之力所能成就。天主的国不是由一个人经营的，祂是众人的合心推动！其实每一个曾经为《海星报》努力过的神父、主编、作者，包括一峡之隔为马来西亚供稿的文才叔叔及出版社负责人 Rosemary 都功不可抹，他们的辛勤付出，在幕后的默默耕耘都应该记上一笔。

每一个人都有天主的召叫，我们务必尽量在天主赐予的有生之年内善用祂赐与的生命，在不同的领域中真诚、努力地做出贡献！加油再加油！

2004年—2015年：与西马的合作

2004年11月《海星报》编辑部改组，董立神父为顾问，谢文碧接任主编，成员包括陈玉珠及叶丽华。团队依据该年发出的“读者调查表”，在内容上作出调整。同时，将读者群体从海外华人教会转向马新文主教团地区读者为主要对象。

普世教会的新闻，以罗马教廷及亚洲各地动态为重；地方教会的新闻，则以马新文各教区的新闻

为主，尤其多刊登有关华文教会组织活动及人物动态。有关文章以圣经分享、生活见证及家庭生活为主，希望在信仰培育及福传上有所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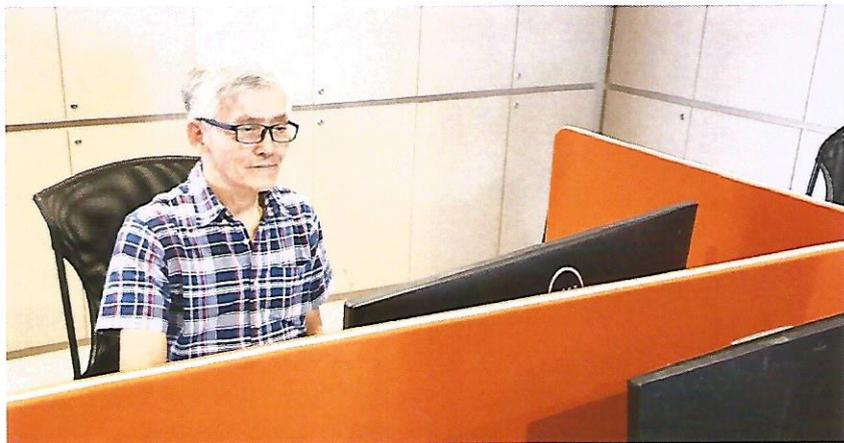
2004年第1298期的圣诞节，海星报以4版彩色的革新版，呈现给读者，以亲切大方的版面设计，新闻写法易懂，内容丰富多采，吸引更多的读者。





《海星报》与我

★ 李德辉 (海星报编辑)



时光荏苒，尤记得在那段读书的年代中，小学到高中自己很喜欢阅读书报，从《儿童乐园》、《知识报》、《南洋商报》、《星州日报》、《新生活报》到《蕉风月刊》、《当代文艺》与《读者文摘》等等。曾经投稿南洋商报与新生活报曾获得刊登。1974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不好，为了赚钱帮补一点家用，就毅然的与同班同学加入正归警察的行列，这份职业不仅提供了相对优渥的薪资，而且在工作满十年后就不必再服兵役了。

时光飞逝，转眼间自己已到了“古来稀”的年纪。回想自己如何走进天主的大家庭又如何进入守礼社的《海星报》服务，间中少不了天主的带领和祂的祝福。

1995年患有唐氏综合症小儿子的出世让我感到痛苦悲伤。但是也因为他才把我们带进天主的救恩里。多年辗转在忧伤失落的生活里，在2001年我和太太参加了天主教的慕道班，生活也终于渐渐进入正轨。在慕道期间有两件大事：一、有天主的恩宠，我确实实的戒掉抽了二十多年的香烟。二、当年有幸参加第34期的华文夫妇恳谈周末，使夫妻关系得以改善，回复恩爱的生活。

进入天主教的大家庭，我阅读《海星报》，对书报的爱好又回来

了，经教友热心的鼓励，我常投稿《海星报》，文章也获得刊登，渐渐的加强我对写作的信心。

我在警察部队服务了28年，于2003年退休，当年才47岁。退休后需继续工作养家。这期间曾经做过不同的工作。2011年，天主再次俯听我的祈祷，帮助我转换工作。感恩有热心教友鼓励支持我加入《海星报》。

在我服务的这十四年，在《海星报》在质与量中的确有了许多的变化。每期从原来的部分彩色至全部彩色、从原本的汉神排版到InDesign排版，从每期的12版增加至16版。内容也增加了不同领域的文章与分享。

我感谢天主的恩宠与慈悲，一

路上有董立神父及萧永伦神父的指导与栽培，在与各位主编的包容合作下，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农夫，在天主的这片土地上耕耘。这些年来，无论是实地采访讲座、讲习会或是教友生活的分享文章，都让我眼界大开，学习到许多的教会知识和看到人们的不同经历、看到教会中人才济济在各自岗位上为爱主、爱人的无私付出。

在《海星报》的工作中，难免会与主编的思维有不同的时候、写稿和校对至深夜时的疲惫，可是当手里拿着新“出炉”的《海星报》时，真的难掩内心的欣慰。我相信，当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努力地付出时，天主必不让我们灰心失望。

我一直觉得《海星报》是教友们的丰盛食粮之一，虽然我们大家或未曾相识，但我们都是同一天主大家庭中的成员，祈愿能通过《海星报》来传递信息、联络感情，也培育我们。让天主的这片田地盛产出丰硕的果实。

《海星报》七十年了。感谢所有关心与支持《海星报》的教友和朋友们。我们要依恃圣母的慈佑，并且在天主的祝福中，衷心期望《海星报》继续为教友服务，分享信仰和传递天主的爱。

感谢主！在天主的计划中，所有看似偶然的人生转折，都是祂亲手串起来的满满恩宠。赞美主！



2004年—2015年：与西马的合作

2006年12月8日1349期，海星报与西马合作，从原有的8版增添为12版，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教闻各占两版，全页彩色，借此促进本区域华人教会的沟通与合作。黄文才先生受委为《海星报》在马来西亚区的总协调员，以便处理该区的编务、分销及广告代理等事宜。

在2004年至2015年期间，曾在编辑组服务的人员计有：董立神父、谢文碧、叶丽华、陈玉珠、张慧如、陈丽芳、文天明、李德辉、李瑞芳、白美珠等。



海星报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 卓蒂娜（海星报主编：2016 - 2025）

第一段情缘

从小就读教会学校，让我自小学起就接触到《海星报》的填色游戏，记忆中赢取了几个几何仪器盒为奖品。初中一，校方规定每位教友学生必须参加一个教会团体，我选择了圣文生善会，从此售卖旧报纸、葱油饼、针线插等成了我在周末的课外活动，那是老校长李芳济修女，为帮助校内贫苦学生的学杂费所想出的点子。到了中三、中四，我莫名其妙的被安排售卖《海星报》，当时一份《海星报》的价格一角钱，与一碗面的价格同等，中学生，谁要买啊？那真是一个伤脑筋的苦差！

后来，我参加了圣母军，继续和《海星报》“藕断丝连”，毕竟那是唯一的教会刊物，军友不但要负责售卖《海星报》，在进行家访时，也会将报纸分发给受访的家庭。以上是我和《海星报》的第一段情缘吧！

第二段情缘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我居然成为《海星报》的职员，延续了当年伤脑筋的苦差！其实说是苦差，也不全然，甚至，我觉得小日子过得还顶开心。才20出头的我，主要负责排版工作，也整理资料撰稿。80年代稿件都是手稿，交由印

务馆铅字打字，文章打好后做剪贴排版，再配上标题字体和大小等，如果文章打好需要修改，是很麻烦的事，不像现在电脑化那么便利。

我刚加入时，编辑和发行部的团队有主编董立神父、编辑兼教义函授和圣经函授负责人邵中神父、Sr. Katherine、徐姐妹和寄仙姐。当时，方济各会士彭保禄神父（下图左）是“圣座万民宣道部海外华人传教处主任”，经常会到各地华人教会巡视考察，在那个网络和数码还未兴起的时代，彭神父所提供的东南亚华人教会的讯息，成了刊登在《海星报》的重要资料来源。此外，负责海外新闻的邵中神父总会拿着收音机收听短波广播。



那时，南洋教务促进社圣物部的职员有巧英姐、慧贞、秀芳，世英。大家互相帮忙，相处融洽，我的年纪最小，在《海星报》出版后的空档，常会到圣物部帮忙，近水楼台，开始对中英文圣书产生兴趣。

89年促进社社长庞耀华神父逝世，董立神父除了主编一职，还接任社长职务。跟着，编辑组重组，除了董、邵两位神父和我，还有每周数天到《海星报》办公室的杜世昌神父，负责教义和圣经函授。

那几年，董立神父常受邀到东西马演讲，因此借机积极宣传《海星报》，所到之处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都支持这份刊物，我和巧英姐常会随董神父出行，处理订报事宜。



后来，圣母圣心修女会谢宝仪修女加入团队，她虽是新加坡人，但是修会团体在新山，因此每周到新加坡逗留三天后又舟车劳顿的回返会院。那时的《海星报》仍然是8版，但在内容上，把原本是新闻版的首版转到内页，并以谢修女负责撰写的专题取代，文章配以相称的设计图，以双色调配成多色呈现。那时，我们合作无间，现在想起，甚是怀念。

（文接第20版）



96年，南洋教务促进社改为守礼社。隔年，我出国读书。2000年彭保禄神父在罗马发起首届“全球海外华人牧传大会”，那年我刚好毕业，和当时守礼社的顾问陆碧坚姐妹代表《海星报》，前往罗马协助彭神父。原本计划同行的董立神父因动手术而取消行程。

回国后，董神父很欣慰我愿意回到《海星报》服务，但是由于编辑团队没有空缺，因此安排我到圣物部工作，并修读商业管理课程。走笔至此，让我想起那时来了一位实习生梅天良修士，当时还在修道的梅修士经长上许可，到《海星报》短期实习。（注：晋铎多年的梅神父目前在香港教区服务）

一年后我加入传教团体“云彩赞美”而离开守礼社，开始了8年的全职事奉。那是我信仰生活中最充实、精彩的一段时期。之后我有机会到罗马，在梵蒂冈这个“天主教的心脏”工作，又是一番特别不一样的体验。

情缘未了

2011年，我结束了梵蒂冈电台的三年服务，原以为从此不会继续在教会担任全职工作，却在2014年加入了天主教总教区刚成立的神学院（中文部）。2016年，《海星报》顾问董神父和主编文碧姐妹，邀请我接任主编一职。兜兜转转一大圈，我又回到《海星报》。

如今回想起来，每一段人生旅程和信仰经历，都有天主奇妙的安排、磨炼与成长。在神学院两年多的日子，其实是装备的过渡期，为我回到《海星报》铺路。通过神学院的课程，和港、台及马来西亚讲师和神长们，以及毕业神学生的接触，让我在报章内容的编辑及寻找写稿人方面有个方向，也因此成就了后来几个新专栏的设立。

《海星报》秉持着提供信息和信仰培育的原则，尽力传达总教区的动向和堂区的活动，也极力报道教会学校的讯息，在跨宗教共融和

基督宗教合一祈祷方面的活动也积极宣导。报社也不断尝试与读者互动，既有“圣言征文比赛”、“看《海星报》有奖比赛”，也举办贴近信仰的生活讲座，如《弟子规》和一系列教堂建筑欣赏讲座。



过去十年，最意想不到的是冠病疫情的爆发！2020年初，一切活动喊停，3月15日印刷好的报纸，因为总教区公布弥撒持续暂停而无法派送到各堂区，我们只好采用电子版方式继续运作。



同年7月，由于考虑到本地许多年长教友不熟悉电子媒介，我们在位一位善心教友的部分赞助下，开始单色影印版《海星报》，每月一期的影印版从600多份，到最后一期大约增至1300份左右。这个运作方式一直持续到2023年4月2日第1734期，《海星报》恢复制刷。

疫情让《海星报》的销售大受影响，许多教友因此流失。疫情前，《海星报》在本地和东西马的总销量大约是5000份。疫情后，《海星报》总销量削减一半为2700份左右。自此，《海星报》从创刊

号的双周刊，成为月刊。

《海星报》自创刊期以来都会保留两份合订本存档，此外也会依据“法定送存”的法规，定期将报刊呈缴至图书馆。70年来，我们没有正式的档案室，历年的合订本都保存在《海星报》办公室，有鉴于此，经过一整年的扫描处理，我们在2024年9月，正式与国家图书馆签署合约，将《海星报》全数转交图书馆存档保留。



海星频道，后续情缘

完成《海星报》70周年庆的感恩弥撒及这份特辑后，我就正式卸下主编的职务，在新成立的频道，延续海星情缘。兜转一圈回到《海星报》，前后也不过15年左右。很欣喜自己在这块福田曾经撒下一些种子，虽然贡献不大，然而，使之成长的毕竟是天主！

在《海星报》的那些年和那些事当中，有许多人必须好好地道歉，他们是我撒种的动力，也是不让田地荒芜的贵人……

感谢多年来在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新马两地专栏作家和投稿人。感谢将报刊送往堂区的代表。感谢使用《海星报》作为福传工具，或带给居家无法外出者的教友。感谢和我共事的团队。感谢黄文才兄弟领导的马来西亚团队，他多年来的协调和支持，让本地读者也能获得马国的教闻与活动消息。

70年来，因为各人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后人才得享甜美的果实，文字福传才得以传承。

感谢天主的恩典，祈求天主继续眷顾《海星报》和全体工作人员。

沧海之星玛利亚，请继续为我们导航。